

《止觀大意》第六講



微粒子就是「空」的。這樣呢，想到這裡的時候，不再想了，停下來，它是「空」的，不需再想？停下來，這時候就叫做「止」。即是「觀」後的「止」。

「止」到你的心一動，這時候又（去）「觀」，再來「觀」一次。

如果你「觀」得（夠）多，很快的，一坐下來，沙沙聲的，不用想的，那套理論好像唸書那書（呈）現出來。

當你坐下去時就「止」；當你「觀」的時候，心靜到極，你就變成「止觀雙運」，「即止即觀」。（這是）自然的。

「色蘊」是如此（去「觀」），「受蘊」也是一樣。

「色蘊」有物質、有方分，尚且是「空」。「受蘊」呢？那感受一剎那（生）起後就不見了，所以（它）亦（是）「空」的。

同一樣道理，「想蘊」、「行蘊」、「識蘊」都（是）「空」的。（如果你想）詳細（了解）的，一定要讀佛經啊，（若）你不去讀，連那個名稱都不懂得解（釋），你「觀」個什麼呢？「觀」不到，對吧？

譬如你（去）「觀」「行蘊是空」，什麼叫做「行蘊」？（難道是指）「行路」嗎？

你一定要知道「行蘊」裡面包含些什麼（東西），然後才可以「觀」它是「空」

的嘛。

所以呢，（若）你想修「止觀」，必須讀經教。說不用讀（經教）的那些人，是自欺欺人。一定要讀經教！

好了，讀到這裡，是（說明）這樣去修「空（觀）」。（以上）不過是我舉的一個例。

「色蘊」又「空」、「受蘊」又「空」，乃至那個……

與「有為」相對的才叫「無為」；無作用的，你如何證明它不（是）「空」。對吧？所以，「無為法」亦「空」。

「有為亦空，無為亦空」，到那時候，「一切皆空」，這是個原則。

現在，這個總原則，我解釋給你聽。

「因緣所生法」，所有那些「因」——「因」者，（指）「要素」、「主因」；「緣」（者），（指）「條件」。

凡是一樣東西，有它本身的要素及條件配合，然後（才）生出來；「法」即是（指）「東西」。

「因」、「緣」結合所生出來的東西，「是即無自性」——那東西即是沒有它獨立、永恆的自己的。「無自性」又名叫做「空」。

「空」字(若)當(作)形容詞解(釋)，就當(作)「無自性」來解(釋)，不是當(作)「(空)無」。

「若無自性者」，如果一件東西根本沒有自性的(話)，「云何有是法」——你怎(能)說它「有」？這個「有」是指「實有」、「實在」。你怎能說這件東西是實在的呢？

這是總原則。就是如此。

(若)分開來觀，(有)很多種辦法。你最好先學觀這個總原則，然後分開來觀。

你選一條路(線)來觀。我介紹幾種(觀法)，(再)抉擇幾種(觀法)。

(第一，)「五句三中」觀，這相當好的。

怎樣叫做「五句三中」呢？龍樹菩薩在《中論》裡面有一首偈：「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有首這樣的偈。

(這)即是什麼(意思)？(關於)「空」。「因緣所生法」，是指那個假體。為什麼它是假？(因為它是)空的——「我說即是空」。一假，一空。「亦為是假名」呢？「因緣所生法」這句是總(說)的，「我說即是空」是指「空」；「亦為是假名」是指「假」；「亦是中道義」就是說給我們聽，如果我們說「空」，(這)是偏面的。如果我們說它是有個「假」體，(這)還是偏面的。(那)要怎樣？把「空」與「假」兩者綜合，同時是「假」亦是「空」，這(樣)就不偏不倚了，這就叫做「中道」。這就有「空」、「假」、「中」，對吧？(這是)龍樹菩薩講的。

好了，龍樹菩薩講了之後，後人將它來弄成「五句」；「五句」之中有三句合符中道，兩句是偏見。那麼怎樣叫做「五句三中」呢？

第一句，叫做（「單俗」）。「俗」即是指「世俗諦」，亦即是指世俗常識之見。「單」是（指）「偏」；（「單俗」即是指）「偏於世俗之見」。這即是什麼（意思），用我們世俗之見，見到萬物是有生、有滅的。（例如）那棵禾，春天下種，夏天就發芽了；由種（子）而發芽，就是「生」，對吧？到了秋天、冬天，那棵禾就頹了、死了，就（是）「滅」。

用我們世俗的眼光去看，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嚴格些來說，凡是有為法，都有生、有滅的。

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這是人人都見到的，不用佛告訴你，（是）每人都看到的，這叫「單俗」——單單偏於俗諦。

這樣你就去觀：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禾有生、有滅。人有生、有滅。地球都有生、有滅。我們有生以來都沒有見過沒有生、沒有滅的東西。有些科學家或哲學家說有些東西是沒有生、沒有滅，（但）都是拿不出來，（我們）見不到的。

總之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一定有生、有滅的，這樣來修觀。（觀到這裡）就停（下來）。

（當）觀到差不多的時候，就再進一步：有生、有滅都是世俗之見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最高的真理，不是「勝義」來的。「俗」者，（指）「世俗」、「世人之見」，是「世俗諦」。

(走) 多一步，(第二句：)「單真」——不生、不滅，(這是)「真」了。「真」，應該叫做「勝義」。「勝」者，(指)那些「殊勝的智慧」；「義」者，即是「境界」。那些用殊勝的智慧所見到的真理，叫做「勝義諦」。

如果我們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但(若)我用勝義的智慧去看呢，根本每種東西都沒有生，亦沒有滅。

那麼怎樣叫做沒有生、沒有滅呢？你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其實有)很多方法，不過(若)你(是)初學的人，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

第一，你可以讀《中論》。龍樹菩薩的《中論》。《中論》裡面開首(的)〈觀因緣品〉：「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這兩首偈叫做「八不頌」。(在)下面，龍樹菩薩自己(有)解釋，他用一粒穀來解釋。

他說為什麼一切法都「不生」呢？例如一粒穀。他說劫初的時候都(已經)有穀，即是(在)太古的時候已經有穀。世人所謂「生」(是)從無變有，就叫做「生」。太古的時候那粒穀都不會從無變有的。(若)離開太古那粒穀，怎會有現在那粒穀？現在那一粒穀者，就是前一夥禾變的；前一夥禾又是前一粒穀變的；前一粒穀又是前一夥禾變的……那麼一直追溯上去，最初總是有一樣東西，或者太古那粒穀與現在(那粒穀)不同，(但)總之是有那樣東西；既然是有(那樣東西)，就不是從無而有。

所以，說有「生」，這些根本就是世俗之見。如果用勝義的眼光來看，根本就沒

有「生」。你讀一下《中論》〈觀因緣品〉。

如此類推，一粒穀（是）「不生」，禾一樣是「不生」的，對吧？其他的東西只有形式的變化而已。

譬如人，有位張三，你說他有「生」嗎？張三是怎來的？是父母的精血來嘛，未有張三（這個人），先有父母的精血。父母的精血又是怎來的？是由他（們）父母來的。父母又怎來的？由他（們）祖父（母）的精血來。一直追上去，最後追到太古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樣東西，不過是（它的一直）延續、延續下去，根本就沒有「生」，所以是「不生」。

「生」是一種假相而已，根本就是世俗之見；如果用勝義來看，根本就沒有「生」。

好了，有「生」，才有「滅」。（現在）根本沒有「生」，何來有「滅」呢？張三死了，你說他（是）「滅」嗎？張三死了，就一條死屍在這裡，死屍是張三身體的變相。

死屍（變）爛了！（發）臭了！變了肥田料。那就有肥田料（的變相）。總之（都是）變化的延續，並沒有所謂「滅」，沒有徹底的「滅」。所謂「滅」這個字，都是一偏之見來的，不是勝義。如果在勝義（的角度看），（是）「不滅」！

不過你（要）留意，空宗說的「不滅」，不是有件東西「不（會）滅」，不是這樣解釋啊，它只是否定了「滅」；同時否定（「生」而說）「不生」，同時否定（「滅」而說）「不滅」；並不是有樣東西「不生、不滅」，在空宗（的角度）不是這樣解釋的。

先觀「單俗」——有生、有滅。再用勝義諦來觀（「單真」）——生、滅是假的；不生、不滅才是對的。

如果是這樣，凡有所說都不對。對吧？說一下什麼都不對，如果是這樣，想也不對。（因為是）「單真」嘛，偏於「真」。（觀）想到這裡。（這）即是第二重觀，是觀「單真」。

再進一步，第三重觀，你就要了解：「單俗」固然是不合理，「單真」又何嘗合理呢？對吧？（兩者）都是偏。

於是要怎樣（觀）呀？那夥禾雖然是不生、不滅，但那夥禾宛然又生、宛然又滅，對吧？看著它會枯（萎），（若）你完全一概抹殺「生」、「滅」，（這）又怎可以呢？

於是怎樣呀？「假生」、「假滅」（會）有吧？（難道）「假」的都不可以？（所以是）「假生、假滅」。

這樣即是又有「生」、有「滅」了！那麼，「假生」、「假滅」偏不偏呢？偏……先不談它（是）偏（還是）不偏……這就合（符）於中道了，「假生」而已，不是真的「生」，對吧？（這）沒有違反你（說）的「不生」啊，（這是）「假生」、「假滅」而已。

但是雖（然）有「生」、有「滅」，（只是）「假」的東西而已！（這）既不墮於「單俗」，亦不偏於「單真」，但仍然有偏。（但）偏在何處呢？你講給我知。

偏於俗諦，對吧？中道是中道了，就是偏於俗諦。有「假生」、「假滅」，（故）仍

然是「俗」，（但這又）高一層了。

好像辯證法，這個「正」、這個「反」、那個「合」。（這樣）一「正」、一「反」、一「合」。（這就是第三句：觀）「假生」、「假滅」。

這樣仍然（是）偏呀！不夠中道。於是，「生」、「滅」是假，你說「不生」、「不滅」不也一樣是假！只是名言而已，都是概念、concept 而已。「生」、「滅」是兩個 concept；「不生」、「不滅」不也是兩個 concept？

於是弄出偏於真諦的中道——是就是中道了，但是偏於真諦。偏於真諦即是怎樣呀？「假不生」、「假不滅」——「不生」、「不滅」都是「假」名。

（若）這樣觀，又高一級。一邊進展，一邊揚棄。進展一步，把後面那一步踢去；再進展一步，又把後面那一步踢去、揚棄。

「生」、「滅」既然都是「假」，「不生」、「不滅」亦都是「假」。「假」在什麼（地方）？假名——「假不生」。這樣是中道了吧？但仍然（是）偏。因為偏了（那）個「不」字——「假不生」、「假不滅」。

即是換言之，說得出（來）的都（是）偏，對吧？用概念、用名言表達得到的，無有不偏。所以一定要揚棄名言，（把）一切言詮都踢走。

於是……刪去這個了，（把）「單俗」、「單真」刪去。

每個（步驟都有）一句。「一句」即是（指）什麼？一個句義，即是一個範疇。即是什麼？一個 category——範疇。一級一個範疇，即是（在）觀的時候，高一級、

高一級，所謂百尺竿頭，早在這時候已百尺竿頭了，（現在要）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是怎樣（觀）呀？第五個層次，「二諦合名」，（顧及）兩方面，完全不偏的。

你想不偏（就）要怎樣呀？一定要離開言詮、離開名言，那時候你要怎樣（觀）？一切皆非——「非生滅」……你給我補（充）下去。

聽眾：「非不生滅」。

對。「生滅」固然是「非」，「不生滅」都（要）「非」，一切皆非。

觀到這裡，你還（有東西）可以說？想觀也沒有得觀！對吧？再觀便不是了。心來到這裡，就停在這裡，看看能夠保留多久那種忘言絕慮的境界。看看（能夠）保持多長時間。

如果你一直保持下去，總有多多少少名言的，對吧？

如果你認為是：「沒有了！沒有了！『生』、『滅』都不對！『生』、『滅』都不對！」用你的有漏智這樣去觀的時候：「確是每種東西都是『不生』、『不滅』；『非生滅』、『非不生滅』」，這樣你會走到什麼（境界）呢？漸漸證入什麼？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法。

其實（當）你（進）入到中道的時候，在第四禪裡修止，用你的有漏智這樣來觀，你已經入了煖位、頂位；當觀得透徹——「二諦合名中道」——你用有漏智來觀，（就進）入世第一法了。

在世第一法（位）去觀，看你保持得多長時間，一直時時保持（這境界）、時時保持（這境界）；每（次）入定都能夠入到這世第一法的境界，漸漸地，總有一天，你就連少少的什麼都沒有了，連「有」、「無」那種感覺都沒有了，但是（卻）清清楚楚的，那時候你就證到那個空性。空性即是真如。

你證到的時候（是）沒有名言的。名言總是相對的——「生」與「滅」相對；「常」與「斷」相對；「善」與「惡」相對，那時候沒有名言就沒有相對了。

所以《心經》就描寫它（這種狀態）：「是諸法空相」，那個證到的叫做「空性」。「是」者，「此」也，（指）「這個」。「這個諸法空性的義相」，是怎樣的呢？離開言詮。

非說不可的話，只可以說它是什麼？「不生不滅」，沒有「生」與「滅」相對的差別；「不垢不淨」，沒有「垢」與「淨」相對的（差別）；（「不增不減」，）沒有「增」與「減」相對的（差別）。

它（《心經》）說「六不」。《中論》說「八不」，沒有「不垢不淨」，（但）有「不常不斷」、有「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其實，（《中論》說得）都是少，應該怎樣呀？「千不」、「萬不」，「不」到你死都未「不」完，對吧？

凡有一種東西（是）相對的，都「不」了它，這樣（做）的時候你就可以（進）入見道。

（當進）入見道的時候，你就覺得怎樣呀？境又空，心又空；心、境都空。那時候，你就把歷劫以來那些分別起的我執、法執，連（帶）種子都（被）消毀。當

你出定之後，再不會（生）起那些分別的我執、分別的法執，就只是剩下那些與生俱來的俱生我執、俱生法執而已，這樣你就叫做最初級的聖人，叫做「初地菩薩」。

這樣就可以了。你說：「啊，（就是）這麼（容）易呀？」是這樣（容）易呀，（視乎）你肯不肯去觀，你觀得純熟不純熟，是這樣而已。用「五句三中」去觀。

有沒有興趣用這種觀法呀？（會）好像飄飄欲仙那樣，你試一下呀！縱使你不能夠證真如，你（們）一百個（人去）觀，每個人（去）觀十年，可能都未必有一個證（到），但亦很難說，有一、兩個人觀到亦說不定。

時時這樣作觀，你就（會）純熟。縱使你不能夠證真如，（都可以經驗到）虛虛靈靈，飄飄欲仙那樣，有種這樣的境界的。很空靈的那樣。回去試一下吧。

不過（若）你想真正發生效用的話，（能夠）入到煖、頂、忍、世第一法，你一定要修止修到什麼（階段）呀？（生）起了輕安之後，修止成功之後，然後（經過）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在四禪裡面去修這種觀，你才可以見道。

見道必在第四禪，記住！（在）第一、二、三禪都不可以。還有，不止見道在第四禪，加行位：煖、頂、忍、世第一法，都是（在）第四禪。爲什麼說它是（在）第四禪呢？「煖」，普通（來說）觀（的階段），怎樣叫做「煖」呢？一切境空、五蘊都是空；五蘊皆空，一切東西都不生、（不）滅，一切東西都不常、不斷；（這是）「境空」——空掉一切外境。

普通的「境空」，現在我也會說，何嘗是「煖」？不是（這樣）的。要（怎樣）？當我們觀一切境空，要在那個「明得定」裡面。「明」者，（指）「智慧的光明」。

「得」就（是指）「成就」。在那種定裡面，令你的有漏智慧光明成就，（就）叫「明得定」。

「明得定」是什麼呀？「明得定」是你在第四禪裡修止、觀，修到你覺得——用你的有漏智而已——一切境都是空的，或者一切境都是不生、（不）滅的。那時候境全部空掉，（但）還未能夠空（掉）你的心，那時候叫做「煖」。

猶如鑽木取火，先有煖氣衝起；先有煖氣，將來就一定有火星出（現），（這是）「煖」，（在）第四禪。

第二步，觀「煖」（已經）純熟了，有時候你一輩子都只是得「煖」（位）啊，不知道要在哪一世才得到「頂」（位）。不是一座（的時間）就（能夠生）起的。見道有「十六心」，（是在）一座（的時間裡面發生的），譬如你這一小時修止、觀，就是（在）這一小時裡面，「十六心」全部都經過。（是在）一座（的時間生）起的，（在）見道（的時候）。

（至於）加行道，可能你很多世都（只）是停留在「煖」，你只是修到「煖」，就是修不到「頂」，會（有）這樣（的情況）的。「煖」，都是修這種東西，如果你修「五句三中」，一樣可以得「煖」。

當你修「五句三中」，當你能夠得「煖」的時候，即是說明什麼？你的「止」，是第四禪，叫做「明得定」；你的「觀」，就叫做「煖」。「煖」是（描述這種）智慧的名稱。

剛才是「煖」（位），對吧？到「頂」（位）。「頂」即是（指）「向上衝」。好像鑽木取火，不只有煖氣，（現在）那些熱力上衝，即是說火就（快）出現，「火」

是指那些無漏的智，換言之即是指「般若智」、「無分別智」。

(在)「頂」(位)的時候，就(要)觀什麼？再觀一切境空、重觀一切境空，比較「煖」位更清楚、更清澈的，都是觀境空而已。所謂「頂」位的菩薩，都是觀境空。

在「頂」位的時候那個「止」，叫「明增定」，(指)「智慧更增加擴大」。「明增定」，亦是(在)第四禪裡面。

你說：「(叫)第四禪就好了，又『明得』、『明增』，弄出這麼多名詞做什麼呀？」沒辦法，印度人是這樣繁瑣的，對吧？

聽眾：是爲了清澈，不說得清澈是不明白的。

有些人說這樣很嘮叨，很多人這樣說的，「說這麼多名詞」這樣。

聽眾：講得詳細而已。

即是說，在這個定裡面，有漏的智慧擴大、增加，其實它是這樣的(意思)。

(「頂」)是重觀一切境空。即是你用「五句三中」重觀這個一切不生、不滅。

到「忍」(位)。「忍」者，「印」也。又在第四禪，(這時候)叫做「印順定」。印順法師的名(字)，或者來自這裡也說不定。

「印順」者，怎樣叫做「印順」呀？「印」前、「順」後，就叫做「印順」。前面

即是(指)什麼呀?「煖」及「頂」。「煖」及「頂」所觀的(是)一切境空,現在它再「印」回它。「印」了它之後,再進一步,「順」後,不止境空,心、智也一樣空。「境空」(之後)就「心空」。觀這個「心空」,就叫做「順後」。(這就是)印前、順後。

不過,既然是境又空、心又空,就(應該是)物我兼亡,對吧?對,(是)物我兼亡,但有兩種功夫不夠。

第一種,是什麼?它不能夠一時物我兼亡。(它)要怎樣?先亡了境,再亡了心,(是)有次第的,不能夠一下子、一剎那心境皆空,它未做得到。(這是)第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這種「智」——這種智慧相當高,但仍然是有漏智。為什麼說它是有漏智,(因為)不能夠消毀煩惱種子。它是高,但它沒有力量剷除煩惱種子。所以(它)仍然是有漏,未夠高。(這是)「印順定」。

在「印順定」裡面,產生那種印前、順後的高級的有漏智,你一樣可以得(到)啊,觀到這個「非生滅」、「非不生滅」,會有這種智(生起)的。

然後,再進一步,又在第四禪裡面,(是)再深入一些的定,叫做「無間定」。怎樣叫做「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阻)間,一接下去就(是)見道了,沒有東西隔開,所以叫做「無間定」。

在「無間定」這個「止」裡面,就(要)「觀」什麼呢?(要)觀心與境一起空,(即)一剎那心與境都空。不是像「忍」(位時)先(觀)境空,後(觀)心空(那樣)有次第,(現在是要)一剎那、頓時(心與境同時)空。

這種智慧，在世間來說，它是第一。雖然它是第一，不過它沒有力量消毀煩惱的種子，所以（相）比起無漏的無分別智，還差一線，所以叫做世間第一的東西——「世第一法」。你觀「五句三中」一樣可以做到。

那麼，經過「世第一法」之後，從此無間，那些有漏智，全部沉沒；無分別的無漏智爆發，（這時）就入真見道。那些禪宗的人描寫「世第一法」的有漏智沉沒，無漏智爆發的時候，他說什麼？「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那是描寫，不是虛空真的會粉碎，對吧？連那個空的智慧都弄清。「大地平沉」——一切境（都沉沒）。

「世第一法」之後，（是）「見道」。（這是）描寫「見道」。（「見道」時）無分別（生）起，禪宗的人用「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來描寫個狀態）。

很多年前，我去沙田，見到月溪法師，他講話給我們聽，他說「啪喇」這樣就見（道）了，他形容得很（有）趣，即是好像虛空粉碎那樣，他用「啪喇」這樣就見（道）了（來形容），我還記得他（這樣說）。我幾乎笑起來，他說得很有趣。（他說得）是對的。

這個是「五句三中」（的觀法）。另外一種，那個總原則：「一切因緣和合所生的法都是空」，之後，你就觀「已生」、「未生」等。依龍樹菩薩的《中論》，如果你說有「生」，一定有「已生」、「未生」。有「生」，一定不出三種（情況），你說「生」嘛。

好了，將「生」來分析，（有）三（個階）段。一，是已經生了。已經生了就不是「生」了，（因為）已經生了，還（是）「生」？「已生」就「不生」——如果那東西已經生了，這東西就是「不生」。

(二,) 你說「未生」就會「生」。「未生」是還未生,「未生」就是「不生」。你說生(的)時(候)再算,(但)現在未生嘛,所以「不生」。「未生」又是「不生」。

好了,(三,)你說現在「正在生」又怎樣?「正在生」是(指)由「未生」到「已生」的中間:「半已生、半未生」。「已生」是「不生」,半個「已生」不又是「不生」?「未生」既然是「不生」,半個「未生」就是「不生」;兩個「不生」加起來還是「不生」。(所以,)「正在生」亦(是)「不生」。

如果你說有「生」,一定落(入)這三個範疇:一是「未生」,一是「已生」,一是「正在生」。(但)三個都「不生」。所以,說「諸法有生」,這是世俗之見——世俗諦。用勝義(諦)眼(光)看的話,根本就沒生「生」。「滅」也是一樣。西藏的黃教徒最歡喜用這種(觀法),很簡單。

剛才講的是用「不生」、「不滅」(來觀),你用另一種東西都可以啊,觀「來」、「去」都可以的。「五句三中」,用「來」、「去」是怎樣?「有來」、「有去」就(是)「單俗」。「不來」、「不去」就(是)「單真」。「假來」、「假去」就(是)「俗諦中道」。「假不來」、「假不去」就(是)「真諦中道」。「非來……」,糟糕……(應該)「非」什麼……。「非來去」、「非不來去」就(是)「二諦合名中道」。

凡是兩兩相對的東西,(若把它)全部套入去(「五句三中」),全部都(能夠)把它破清(光)。你最後的境界,就(會)入了無分別的那種境界。

再介紹一種你可以(用來觀的),又令你可以飄飄欲仙。你就要怎樣(觀)呢?或者(用)「十八空」都可以。《大般若經》說「二十空」。龍樹菩薩有一本《十八空論》,就(說)「十八空」。彌勒菩薩的《辯中邊論》說「十六空」,你們聽

過了。(現在)我只是略講其意。

如果你想修「十六空觀」或者「十八空觀」，你就要讀經。(若)你想修「十六空觀」，最好讀《辯中邊論》。(若)你想修「十八空觀」或者「二十空觀」，如果你是不怕麻煩的，你的智慧又好的，你直(接)讀《大般若經》。如果你(覺得)《大般若經》難解的，你(要)讀什麼？西藏那本(由)法尊法師(翻)譯的《現觀莊嚴論》。

「十六空」是怎樣的呢？普通是這樣的，我舉五、六個例(子)。第一、「內空」。(有時)你讀《大般若經》見到「內空」、「外空」、「內外空」，哎呀，你說釋迦老祖為什麼這麼嘮叨？(其實)他有他的(理由)。

「內空」即是什麼？「五根」為「內」。(即)眼、耳、鼻、舌、身(，這)「五根」；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為「內」，(這是)在眾生的身內。(這)「內」是什麼？「空」的。怎樣「空」呀？剛才講過，極微所成的，(故)「空」，對吧？「五根空」、「六根空」，就是「內空」。

「外空」呢？「外空」是(指)「六塵」：色、聲、香、味、觸(，都「空」)。(這就是)「外空」、「內空」。你試一下(這樣觀)，你會(感到)很爽的，縱使未能成就。「六根」是「空」的；「六塵」又是「空」的，你會(感到)好像飄飄然。

「內空」、「外空」(，之後是)「內外空」。你不要說它(「三覆被」)來來去去都是說這些啊，它很有條理的。怎樣叫做「內外」？我們有五根的身體，五根就是「內」；但這個身體的皮、肉、手(指)甲這些並不是「五根」，這些是「五塵」，所以是「外」。有「內」、有「外」，即是(指)這個身體，(它)亦(是)「空」的，(即是指)身體(是)「空」。

先觀「內空」、跟著觀「外空」，然後再（觀）「內外空」，然後再（觀）「大空」。
「大空」即是（指）什麼呀？（指）這個器世界、這個自然界。這個自然界（是）茫茫宇宙，無邊無際，體相極大，（但）都是「空」的。（這是繼）「內外空」（之後的）「大空」。

「空空」，講到「空空」就（足）夠了。先講這幾個。（「空空」的）第一個「空」指「能觀空之智」，（是）觀「空」的智。外面的東西是「空」，觀「空」的智都是「空」，（所以）叫做「空空」。

第一個「空」字是（指）「觀空的智慧」。第二個「空」字，（是）指「觀空的智（慧）」都是「空」，（所以）叫做「空空」。

生死輪迴，無邊無際的生死輪迴，（但）不用怕的，（它是）「空」的。既然無邊無際的生死輪迴都是「空」的，所以一個修菩薩行的人，不用怕生死，可以出生入死，不用怕的。因為他一定要這樣修，不怕世間，然後才可以經三大無量劫而成佛。（若）不觀它（是「空」），你會驚的。這是舉幾個例（來說明）。

總之都是「空」。我今天不是講《現觀莊嚴論》，亦不是講《辯中邊論》；我講過了，你們都聽過了，對吧？

如果你想觀「十六空」，你就找《辯中邊論》第一品來讀；如果你想知道「二十空」，你找《現觀莊嚴論》來讀。

這個我介紹的「十六空」、「十八空」或者「二十空」，你一定要讀經教，你不是一味唸「什麼是空」、「什麼是空」，隨口唸而不求甚解，那樣是沒有用的。

這樣就介紹了三種（觀法）了。介紹了三種（觀法）之後，（就講完了）庚一，「空觀」。

庚二，我介紹「唯識觀」，我（會）分兩部分來講。第一，略講。怎樣「略」呢？

《辯中邊論》裡面有一首偈，先解釋這兩句：「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若）是「略」的話，你讀這幾句來修觀就可以了。

「於識有所得」是怎樣（觀）呀？觀一切的色、受、想、行、識等種種境，都是由我們八個識變現出來的。所以，一切境——即是色、聲、香、味、觸等，都是空的、假的、不實在的。

「識」是有的，因為境是由識變的。這時候，對於「識有所得」，（即）有「識」可得；「境」是沒有的。

這樣對於「識有所得」，令到你覺得「境」是沒有。「境」——色、聲、香、味、觸、法——是「無所得」。這就產生一種「境無所得」的智慧了。只有「識」，沒有「境」。

於是，再進一步，「境」既然是沒有——「境」是有形有相，摸得到、踢得到的，你都說它（是）沒有；你的「識」（是）無形無相的，你卻說它是有？何以解（釋）得通呢？

「境」，是「境」與「識」二者之一。「境」與「識」二者之一的「境」都（是）空的。「識」，亦是「境」與「識」二者之一，同是「境」與「識」二者之一。「境」是「境」與「識」二者之一，「境」是空的；「識」是「境」與「識」二者之一，

怎能說它（「識」）不（是）空呢？所以「識」亦是空。不只「境」空，「識」亦空。

這個不是「於」，我寫錯了，應該是「依」——「依」是（指）「依據」。「境」既然是「無所得」，是假的，「識」亦應該（是）假的。那時候，「境」又空、「識」又空。即是先觀「境空」，後觀「識空」；最後，「心（識）、境」都空。

「故知二有得」——你這裡不要（用逗號）分隔開——「無得性平等」。兩種有所得：「境有所得」與「識有所得」都變成「無所得」。兩種「無得性」——「無所得」——是「平等」的。

其實（是）一起「無所得」，不過（是）我們（觀）想的時候分（出）次第而已，（這是）「無得性平等」。

於是，觀到這裡，是觀些什麼？「境」又「無所得」；「識」亦「無所得」；「識」與「境」都「無所得」。如果我們說「無所得」（這）三個字，（其實）都是「識」來的。「識」既然是「無所得」，「無所得」這三個名言，都「無所得」。一直這樣觀下去，又是可以（證）入「煖」、「頂」、「忍」、「世第一法」。

當你在第四禪很深切的觀「境無所得」的時候，你就（進入）「煖」位。再重觀這個「境無所得」的時候，你會（進）入「頂」位。印前順後，是第三（階段）——「忍」：先觀「境無所得」，加上繼續觀「識無所得」，（這是）「印前順後」。（這樣）你就（是在）什麼（階段）？「忍」位，對吧？（若）你能夠觀得純熟，一剎那之中「心（識）」與「境」都「無所得」，（那時候）就是「世第一法」位。

如是這樣，如果能夠住在「世第一法」，從此無間，一樣可以見道。這個是略講，

很好修的，你唸熟《辯中邊論》這四句偈就可以了。

「故知二有得（無得性平等）」，故此知道，「境」與「識」二種「有所得」的「無所得性」都是「平等」的。

我知道座上大家覺得最有興趣還是「五句三中」，對吧？看你的神氣可以看出來的。最無興趣就是這一種，因為只是那幾句話已經不好理解了。我看到（你們）對「五句三中」最有興趣。

好了，如果詳細解（釋）的話，（會）比較繁瑣一些。（要）詳細（地）觀的話，就是「五重唯識觀」——（用）五個層次去觀唯識。

怎樣觀「五重」呢？第一重，「遣虛存實識」，我不要（這個）「識」字，改成「觀」字，（所以變為）「遣虛存實觀」。一切世人所執的實我、實法，都不實在的，（是）虛妄的。

這是指什麼？如果你懂（得）唯識（學）的話，就是（指）「遍計所執性」。「三性」中的「遍計所執性」。你不要說：「羅生，那個『虛』字，你要詳細解（釋）啊。」因為（要解釋）「遍計所執性」不是今天（要講）的事，將來你找江妙吉祥小姐，她（在這裡）解（釋）「三性」那些（道理時），你（去）聽，你最好聽她講。

凡是「遍計所執性」所執出來的東西，都是空的，要遣除，「遣」即是「除」。如果不用「遍計所執性」這個名稱又怎樣呀？（可用）「實我」、「實法」。世人執著有個實（在）的我，又執著有實（在）的東西，（如：）實（在）的地球、實（在）的太陽、實（在）的宇宙、實（在）的原子、實（在）的電子，（若）執（著）它們都是實（在）的話，都是「虛」，都是空的。

但是，你不執（著）它們是實（在），知道它們是眾緣和合而生的話，你就不要責罵它啊，那些不是「遍計所執性」，那些是什麼？（是）「依他起性」，即是那些（東西）是幻有的。你只是破（除）執（著）實（在），不要破（除）它（是）幻有。

遣除那些虛妄的實我、實法的（計）執。「存實」，這個宇宙萬象，都是那八個識所變現，（所以）那個識是有的。（這）即是剛才講的「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對吧？（這就是）「遣虛存實」。這是第一重。實我、實法是空的。我時常這樣觀的：「實我、實法是空的！空的！我這個識是有的！」

（有人會問：）豈不是你執著（那個）識？先執著而已。即是等於你的身體某個地方發炎的時候，你就吃盤尼西林那些藥來先對付發炎菌；對付之後就不要盤尼西林了，還吃它嗎？再吃就會死的！對吧？

你用識來對付那些我執、法執，先對付它；然後你再執（著）有個識，這不又是法執？一個新（的）法執。（這）都要遣除。（這是）「遣虛存實（觀）」。

第二（重），這個真（的）是要懂唯識（學）才可以了。你去佛學書局，看一下有沒有《唯識三十頌講話》，是白湖無言翻譯的，這位白湖無言實在就是芝峰法師。不過他後來失蹤了，人們拿回他這本書出來印（行），（幫他）改了名字叫白湖無言。這本書是芝峰法師翻譯的。

芝峰法師將日本人（寫）的《唯識三十頌講話》翻譯出來。你有吧？我有兩本。（外面）有得賣。這樣呢，你讀一下就懂了。

（「捨濫留純觀」，）它說一個識，（可）分做「相分」與「見分」。每一個識都有「相分」與「見分」。當我們看東西的識（生）起的時候，識裡面一定有個影子、image、影像，（那）個影像是有形有相那部分（，這就叫「相分」）。

「見分」，（指）那種無形無相，能夠知覺的那種力，就叫做「見分」。

如果我們用「遣虛存實（觀）」，認為全部都是沒有的，都是識（的）變（現）而已；那麼，識是有，（其他）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我們那八個識所變的「相分」而已。這個「相分」，（我們）很容易執著它是實（在）的。（「相分」）是「濫」，不夠「純」；無形無相的「見分」，比較「純」一些。「捨濫留純」，（把）「相分」也空掉，只保留「見分」。

「見分」不（生）起的時候，「相分」是不生（起）的。「見分」（生）起，然後才挾帶「相分」生（起）。保留「見分」，空掉「相分」，捨「相分」的「濫」，保留「見分」的「純」，這是第二步（：「捨濫留純觀」），即是深入一些。

識，有八個。每一個識都有幾個心所——少則五個遍行心所，（若）多，有五十一個。依據《成唯識論》有五十一個；依據《瑜伽師地論》（有）五十三個。有這麼多心所。不！先不講心王、心所，我一下跳了後面講……。

第三（重），「攝末歸本」，應該（還）有個「觀」字，「攝末歸本觀」。「末」，是（指）「枝末」。「本」，是（指）「根本」。每一個識，固然是有相分、見分；但是相分、見分都是作用，（而）「用」必有「體」，「體」就叫做「自證分」。「自證分」才是一個識的「體」、本質。

相分固然是「末」，要除去，見分仍然是「末」，都是自證分的「本」——根本現

出來的作用而已。作用爲「末」，本質爲「本」。「攝末」，即是（指）收回那些「末」，攝回入「本」那裡，即是把見分攝回入自證分。

八個識的見分，及所有的心所的見分，不過都是識及心所的自證分所起的作用而已。「用」必定有「體」，將那個「用」攝回入「體」，這就叫做「攝末歸本」。就連見分也空掉、除去，保留八個識的自證分，以及五十多個心所的自證分。

然後，再進一步，用我們的意識去觀，（這一重叫「隱劣彰（顯）勝觀」）。「隱劣」，「劣」是指我們的心所，心所要依靠心王，是伴（隨）心王而起的，是劣等的；心王，（即）那八個識，能夠領導心所，（所以）它是「勝」。

我們（作）觀的時候，不觀心所，只是要心王，「彰」者，即是將它顯露。就連觀自證分，都只是觀八個識（心王）的自證分，其餘那些心所的自證分，空掉它、不想它、不理會它。（1:00:21）

這是「隱劣彰（顯）勝」，宇宙萬象，除了八個識的自證分之外，一切皆無、一切皆非實有。（這就是）「隱劣彰顯（觀）」。

到最後，第五重，一切相——八個識的自證分都是現象來的、「相」來的，凡是現象，都是因緣和合所造成的東西；那八個識的自證分都是眾緣和合造成的；凡是眾緣和合的東西，都是無自性的、都是假的。那八個識的自證分都是假的！遣除它！

遣除了一切名言、一切言詮的東西，（因爲它們）都是識顯現的「相」，（把它們）全部清除掉，那時候就好像《金剛經》所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把所有「相」）全部除掉。那時候你就體會到「諸相非相」——一切相皆不是相。那

時候你就體會到那個真如性。這個「性」，即是（指）「真如性」。

這個「真如性」即是《金剛經》所見的「如來」。《金剛經》的「如來」是指法身；不是指這個化身如來，法身如來即是「真如」，亦即是空宗所說的「空性」，亦即是《維摩經》裡面所說的「不二法門」，又是天台宗的人所說的「諸法實相」。對吧？

排除一切相，把依他起性（上的遍計所執性）全部沖洗掉，保留那個圓成實性——真如。你說：「有個『圓成實性』、有個『真如』又不可以啊，都是相啊！」凡有所說的都遣除，那麼當下就「證性」——證真如性。

到這個時候，在「遣相證性」之前那一段，你都全部經（歷）過了煖、頂、忍、世第一法（的階段），到這裡「證性」的時候，你就入初地了。

（觀）「五重唯識觀」，你就要麻煩一些，（若依）照剛才所講的那幾句，就比較容易。

用幾句偈，（把）略（說）、廣（說）的都總括（起來），（這是）彌勒菩薩（在）《分別瑜伽論》的四句偈。那四句偈是怎樣的呢？（「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想。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分別瑜伽論》，中國未有譯本，《成唯識論》引（用過）。「菩薩」，即是一個修行大乘止觀的人，一定要修止修到成功。「定位」者，是指什麼？入了初禪以上的叫「定位」。入了初禪以上之後，你就要學「觀」，觀些什麼？「觀影唯是心」。「影」即是（指）「影像」——色、聲、香、味、觸，一切五塵的「影像」，都是由我們的心顯現、變（現）的，（這是）「觀影唯是心」。

「義」，這個字怎樣解（釋）？「義」者，「境」也，（指）六塵境。梵文的「義」字與「境」字是同一個字來的。「境」的「想」，（指）「覺得有境界的這種想」，「滅除」了，（因為都）是心所變的、沒有實（在）的境的。

「義」的「想」已經「滅除」了之後，「審觀唯自想」，你就要很詳細、很認真地觀，「審」即是（指）「精細」，精細（地）觀：只有自己的識，這個「想」字當（作）「識」字來解（釋）（，或）當「心」字解（釋），只有自己的識，根本就沒有六塵境，（這是）「審觀唯自想」。

這樣觀呢，「如是住內心」，「如是」即是（指）「這樣」，我們的心安（住）在修觀，停了下來，一切都只有「內心」，（這是）「如是住內心」。

「知所取非有」，知道我們一切所了解的對象、境，都不是實在的。講到這裡，就是「煖」和「頂」（的階段），對吧？（是）「煖」位和「頂」位。再進一步，就（是）「忍」——「次能取亦無」，到最後，「能取」的心都「無」，都（是）空；這個「無」（字）當（作）「空」（來解釋）。這兩個是什麼？（是）「忍」與「世界第一法」（的階段）。

「後觸無所得」，終有一天，到最後的時候，你會接觸到，「觸」者，「證」也，（即是指）「接觸到」。「無所得」就是（指）什麼？證真如的境界，（即）見道。

最好（是）這首偈，你唸熟它，一條路線，你就依著去做。（可能）你做五十年都未做得完，（雖然這首）偈只得八句。你可能五百世也未做得完啊，由你入了初禪開始計算，一直至到你見道，你（可能）五百世也未必見（道），對吧？

以上這首偈總括略（說）、廣（說）。剛才所講《辯中邊（論）》那首（偈）未免

(簡) 略一些；「五重唯識觀」又未免繁瑣。這個最好，廣、略適中。

已說「唯識觀」。其他 (的觀法) 很容易，五分鐘就能夠講完了。

「庚二」是「唯識觀」，(現在) 這個「庚三」，講「阿字觀」。照我的看法，人人都說密宗怎樣的唸咒、怎樣的靈 (驗)、怎樣的快速、怎樣的又能夠捉鬼、怎樣的又能夠什麼，全部都 (是) 隔靴搔癢，都是搔不著癢處。

密宗是用種種法、種種儀軌、種種儀式做外表，來集中你的精神，它的外表包含 (了) 一種觀法在裡面，令你集中精神之後去修觀。觀法有多種，最主要的是「阿字觀」。

「阿字觀」是怎樣的呢？最重要 (是) 這句：「先觀字型，後觀字義」。你不用找阿闍黎傳法 (給你) 都可以的，你自己今晚去修就可以了。現在不是唸某本尊的法嘛，現在只是修觀而已，對吧？為什麼要找阿闍黎？(但) 你要找亦可以。

這 (「阿字觀」) 是怎樣的呢？「先觀字型」即是「止」；「後觀字義」即是「觀」。弄來弄去，不出「止」、「觀」(這) 兩個字。(常說) 密宗 (是) 秘密，秘什麼密！我都 (是) 密宗弟子，根本就沒有秘密，「止」、「觀」而已。

「先觀字型」是怎樣 (做) 呀？觀想，有很多種觀法，我舉 (出) 一種。觀想前面有一個月輪，(它的) 大小隨人 (而定)，不過你不能 (把它) 觀太大，你觀它 (有) 幾尺 (大的話)，初學 (是) 觀不到的；(若) 你 (把它) 觀得太小，(它) 又不明顯。

最好是觀到 (怎樣呢？) 以前唐朝那些法師教人 (觀它大小是) 一肘許，由這裡

到這裡叫做「肘」。一肘，約莫等於現在六吋至八吋。即是（觀）一個大餅、一個月輪，比八月十五（日）那個（月亮）還漂亮。（那）個天，好像八月十五（日）那時候那般藍色的，一片藍色的天，裡面有一輪明月，在自己前面幾呎。要多少呎才對？看你自己覺得多少呎才適合你，對吧？

如果你（有）近視眼便拉它近（自己）一些；如果你是（患有）遠視，你便觀它遠一些，沒所謂的。（除了那）個月之外，什麼都沒有，只是（有）一片藍色的天空（及）月亮。

那月亮裡面有個「阿（𠵼）」字，這個是阿彌陀佛的「阿」字，（這）個「阿」字以前是讀「丫」音的。「阿」字的意義是怎樣呢？「無」，以及「空」、「無自性」、「幻」、「本來不生」，即是龍樹菩薩（所講）的「不生、不滅」。不用觀「不滅」的，（若是）「不生」，就自然是「不滅」，（因為）都沒有「生」，怎會有「滅」？有「生」才會有「滅」嘛。根本都沒有「生」，何來（有）「滅」？所以只觀「不生」就（足）夠了。

那麼，觀它是「無」，還是「空」比較好呢？「無」者，「無」好像有「我」的實我、實法。「空」者，一切實我、實法的執著全部掃除，那種狀態，就是「空」。「無自性」，你（已）懂得，眾緣和合（的東西）都「無自性」。「幻」，（即是指）「不實在」。或者，一切事物本來就「不生」，所以你一定要懂（得）《中論》才可以，不然你怎知道什麼叫「一切法不生」呀？你要讀龍樹菩薩的《中論》才可以。這樣來觀它。

你（先）不要觀它的意義啊，只是觀它（是）一個月輪，（及那個）像一條絲線那樣幼（細），金色的字。觀它在你面前對著你，你入定的時候就（是）觀著它，這就是修「止」了。「止」在那個月輪那裡、「止」在那個「阿」字那裡。

如果你歡喜、高興的話，你可以將 (那) 個「阿」字 ，用 (一) 朵蓮花把它託 (起) ，我不懂畫畫的，用 (一) 朵蓮花託著「阿」字，這又可以，對吧？

又或者你這樣，我把那朵蓮花放在外面，託著月輪，裡面 (有) 一個「阿」字， (這樣) 又可以。

有些人執著，胎藏界要觀在內面，金剛界觀在外面。誰說的？釋迦 (佛) 說的？大日如來說的？那些人全部都執著！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執 (著的說法) ？有吧，這些是執著來的， (其實是) 沒所謂的！

這樣， (先去) 觀字型。你不要以為：「這不是很容易嗎？」你今晚回去觀一下吧， (那字型可能會) 忽然間拉長、忽然間壓扁、忽然間全部變了去，很 (多) 古靈精怪的 (情況) ，很可能要每日 (去) 觀， (經過) 幾個月你才能夠觀到成個月輪 (在) 你面前。

當你觀字型成功了，你自然會生起身、心輕安。當你的身、心輕安充滿的時候，你會入了初禪。當你入了初禪的時候， (會) 很清楚的，整個餅 (月輪) 立在你面前， (它) 不 (會再) 動的。

有時候那個「阿」字會放 (射一) 些金光照 (著) 你，你又好像放光照回它，好像渾為一體那樣。這樣的時候， (生起) 輕安 (充滿) 後，你觀字型就成功了；未 (生) 起輕安就不叫成功。

「後觀字義」是怎樣呀？觀「阿」字——一切法本來不生。何以不生呀？你最好唸熟龍樹菩薩的《中論》 (關於) 「不生」的 (那首) 偈。一定要教理的， (若) 你

沒有教理，（若）你只是有「止」無「觀」，（是）不能見道的。記住呀！有「止」無「觀」，決定不會見道，你是什麼大師都假，（不論）你是阿闍黎或什麼（人物）。見道必須要「慧」的；「慧」之中一定要「無漏慧」；「無漏慧」是要用「有漏慧」來引它出來的。你的「有漏慧」，就是修觀的「慧」，（若）你只是一味觀那個餅（月輪），你怎樣（有「慧」）？（這）沒有用的，所以一定要修「觀」。

當你（觀到）「阿」字站在你面前的時候，就觀它的字義——一切法本來不生。爲什麼「不生」呢？因爲這樣、這樣的理由，所以「不生」。既「不生」，就「不滅」；所以，「生」與「滅」都是假的。

你可以將「五句三中」套（用）下去。那個時候你觀到一切法本來就是「不生」，「生」就是不對的！「不生」！（觀）到這裡，又「止」回來。「止」之後，又「觀」；循環的「止」、「觀」、「止」、「觀」……。大概在你修（習的）一小時（裡），（修）「止」的時間應該多一些，（修）「觀」的時間少一些。

「止」、「觀」修得（夠）多的話，你自然（在修）「止」的時候，好像放電影那樣，「觀」就出現了，不用你去想的。當你要「觀」的時候，它就自然「止」在那裡了，這是「止觀雙運道」。（要）純熟到極（地）修「止觀雙運」。（因爲）你將來（經歷）「煖」、「頂」、「忍」、「世第一法」以及「見道」，一定是在「止觀雙運」裡面顯現的。修「阿字觀」不難。

各位你要知道，密宗所謂很巧妙、很高深的「阿字觀」，就是「止」、「觀」，「空觀」而已，照我的看法，並沒有特殊之處。

你不要說：「羅生，你一定是（這樣說），你怎會懂得密宗！」你這樣說就不對，我是密宗弟子，金剛界、胎藏界（這）兩部（我）都受過灌頂。密宗的道理我亦

懂得多少。所以呢，「阿字觀」就是「止」、「觀」來的！「先觀字型」就是「止」；「後觀字義」就是「觀」，而且就是「空觀」。

不過它又很善巧、很巧妙，它要先觀月輪，集中你的精神，又叫你（在）意識裡面畫一個「阿（𑖀）」字，令你的心不能想其他東西。到你的精神集中以後，然後叫你觀這個「不生」。這是很巧妙的。

等於那些修法，譬如修文殊菩薩法，或者修彌勒菩薩法，即是亦是修「止」、「觀」而已。不過它要你觀文殊菩薩或者彌勒菩薩的像坐在你頭頂或坐在你面前放光照著你；或者坐在你頭頂，流些甘露下來，走滿你一身，你的一切罪惡就洗除了。

其實即是修「止」那時，經（過）一種巧妙的手續，令你快一些（得到）「止」、能夠修「止」，只是這樣而已。

換言之，任何一宗（派），它都要修「止」、「觀」，然後（才）可以見道，（就是這樣）一句話，結論就是如此。而且任何一宗（派），它所謂最高的（方法），另一宗（派）都有的，不是說它獨有的，不過是（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這樣呢，我就連「阿字觀」也解釋了。各位如何去修，各位就要（自己）去試了。

我這幾個星期所要講的、預備要講的，到現在為止，就講完了。